

## 碎鑽



自由談  
姚文冬

我的電腦裏儲存着上萬張照片，它們記錄着歲月，卻又良莠不齊，都是從相機、手機一股腦輸入硬盤的，想着以後有閒再慢慢清理，去粗留精。也的確清理過，但因數量太大，每次都半途而廢，因而，許多有瑕疵的照片，都僥倖存留下來。

然而，經年日久，等再去清理時，竟捨不得刪了。

記得那年剛買數碼相機，趁熱帶兒子去西安，剛進旅社就擺弄起來，隨意一按快門，於是就有了這張照片：兒子疲憊不堪、懶洋洋地躺在床上，由於角度的緣故，照出一張扭曲的胖臉。背景更慘，是旅社污漬斑駁的牆壁、脫漆的木板床，還有一個老式暖水瓶。旅行歸來，照片輸入電腦，後來得空逐個整理，對這張印象最深，首當其衝是要淘汰的。可是，卻下不去手了。看着這張照片，竟倍感親切，覺得它承載了太多——初到遠方的複雜心境；對數碼相機的好奇；廉價的旅社、簡陋的床；為了省錢，父子倆乘硬座火車奔波幾千里……相比之下，那些兵馬俑、大雁塔前的留影，固然是好，卻遠不如這張情感濃厚。

還有的照片，也是百分百應該淘汰的。有次去江蘇考察，同事給我拍了幾張風景前的留影。他用U盤拷給我，我發現不止這幾張，還有實地參觀的、座談的、路上行走的、幾個人交頭接耳的……只因畫面裏有我，他就全給了我。那是些什麼照片啊，或是一個模糊的背影，或是半張臉，還有一張孤獨的遠景，仔細看才能辨認出是我。圖省事，我一併掃進電腦，也是想以後清

理。結果一拖再拖，好多年就過去了。當我再次打開，對這些照片陡生親切——多麼原生態，真實、隨意、生動，那幾張在風景裏擺拍的，反而相形見绌，味同嚼蠟。

現在媒體發達，信息暢通，許多鮮為人知的影像資料得見天日，比如偉人、名人早期的影像，在網上廣泛傳播，很有看頭。有的只是合影中一張模糊的臉，有的則是一閃而過的身影，或者隻言片語的演講，不過才幾秒鐘。這種影像，在當時，連攝影者自己都覺得失敗吧，似乎也沒什麼意義，誰能想到，若干年後，它們成了被後人喜愛的珍貴資料——似乎，比他們在主席台上、舞台上的正規影像更有嚼頭。

生活中也有許多同質的事——童年因淘氣臉上留下的疤痕、一直想選擇性遺忘的失敗初戀、初見世面時的糗事等等。兒子三歲那年，我去塞罕壩開會，隨身帶去一本書，準備路上看，打開後，發現書頁被塗得亂七八糟，好像畫的是些小黃瓜、小葫蘆？不用說，這是兒子的傑作。好好一本書被弄污了，很是影響閱讀。我喜歡讀書，更愛藏書，這樣的書怎麼收藏？心想，先湊合看，回去就扔了，然後重購一本。回家後塞進書櫥，就忘了這事。多年後，再次打開這本書，那些塗鴉撲面而來，洋溢着稚嫩的童趣，我眼窩就一熱——那可是三歲小兒的「墨寶」，不可重現的「藝術」。捧着這本書，彷彿欣賞一幅被名家題過跋的名畫。

人活在世，留存的每一個印記，都會慢慢演變出意義，當時，它們就像是完美生活裏的碎石、沙粒，但經過時間的熬製，卻成了一粒粒碎鑽，雖非價值連城，卻帶給人質變的驚喜。

## 「帝國南疆」



「帝國南疆——廣州秦漢考古成果展」現正於長沙博物館舉行。展覽展出二百五十件（套）考古文物，是廣州秦漢時期文物第一次大規模在長沙集中展示，呈現了秦漢時期嶺南地區的歷史文化面貌與特色。展覽免費開放至十一月十二日。

新華社

## 山中消暑錄



人生在線  
李丹崖

盛夏訪古，不如探山。

漫步夏日的西安街頭，觸目可及的拴馬椿、石鼓、柱礎，的確彰顯出一座城市厚重的文化感，但酷暑也確實大軍壓境似的難耐，走幾步，就大汗淋漓，就想找一處榆蔭躲一躲。索性午後進山，找一處山泉淙淙的書院坐下來，周遭樹林密植，微風吹來，窸窣窣窣，書院主人端來剛剛煮好的嫩竹葉茶，在山中，在那種泥牆瓦頂的屋子裏端坐，即便沒有空調，不用蒲扇，也有涼意陣陣。

翠峰山，這裏是西安近郊的一處世外桃源，我坐着電動觀光車到達這裏的時候，人並不多。這座書院名叫「耕讀書屋」，是一對夫妻在打理，他們養有一個女兒，主人在教女兒習大字，在竹林深處，有一種獨坐幽篁裏的意趣。他們的女兒約莫七八歲，我去望了一眼女孩的字，練的是柳體，字字挺立如秀竹。

在竹林裏練字，眼前的松煙墨氣，周遭的竹香清氣，加之腳下微微腐敗的乾竹的發酵氣融合在一起，頗不難聞。猶記得鄙人少年時，故園屋後也有這樣的竹林，那時候，三叔在竹林深處闢出一片空地，在練九節鋼鞭，竹葉窸窣窣，像極了李安所拍的武俠片裏的場景。只可惜那時候我沒有想過要在竹林裏練字，否則，字應該要比現在好很多。

主人與我攀談說，其實，暑天裏進山是最適宜的，山泉可以煮茶，草木的屏障可以遮蔽許多暑氣，關鍵是山中之地氣，涼絲絲的，清風徐來，撲面而來的涼爽氛圍。

信然。依稀記得小時候，每每到了暑天，天氣較熱，在赤腳寫作業的時候，祖父會把一塊磨刀石放到我的腳

下，美其名曰：磨練心智、吸納燥氣。磨練心智倒是其次，解暑倒是真諦。就好比眼下，我在這翠峰山中，坐在一隻石檯上，涼意悠然，端着書的手掌出汗了，雙手放在石桌上，立時感覺舒適了許多。若是在較為私密的空間，不妨打赤腳，讓雙腳放在石頭上，不知不覺，暑意全無，暮色漸漸地降下來，有山風經過，蟬也叫不出聲了，有些涼了，山中晝夜溫差大，就連書院主人的女兒也收起大字台，去披上了長袖褂衫。

太陽在山頭熄滅最後一縷微光，周遭的山景慢慢暗下來，此刻遠望，遠處的山，霧靄漸漸起了，近處的泉似乎流淌得也不那麼歡快了，女主人在山泉邊洗芋頭。不知道哪裏買來的芋頭，洗淨了，用土灶煮了，滿院子的香。這樣的芋頭，蘸白糖來吃，或者索性放涼了搗成芋泥來用勺子挖着吃，涼意和滋味不比冰淇淋差。

有鳥歸巢。山中的鳥雀趁着夜色歸來，巢中嗷嗷待哺的黃嘴小雛嘴巴張得斗大，等待父母投餵一隻兩隻蟲子。暮色籠罩下的樹梢，雛鳥微黃的嘴角是山中的最後一抹明媚，看得讓人喜不自禁。

遍地的農家樂，夏日裏依着山路設立的大排檔燒烤，在太陽下山之後，開始熱鬧起來，城市裏的人們紛紛駕車到這裏來宵夜，一座山，白日裏的暑氣退盡，取而代之的是半坡煙火氣。

我沒有去湊那些熱鬧，書屋的主人早早地與我約好，宰了一隻善於打鳴的公雞，選取一半用山中各色叫不上名的菌子燉了，以佐竹筒酒。另一半主人打算借鑒《養小錄》中的做法——「雞同黃酒、大小茴香、葱、椒、鹽水煮熟，去皮骨焙乾，極碎，油焙乾收貯。」做成肉鬆，給女兒吃。

我不善飲，那晚倒也吃了兩杯，肉質實勁道的走地大公雞因為太善於打鳴而變成了盤中餵，這頗有些莊子寓言裏的意思。書屋的主人說，在山中，從不擔心沒有一種響喚醒你的晨夢，比如半山的鳥雀，歡暢的山泉、林間窸窣窣窣的清風……而一隻勤於打鳴的公雞反倒會影響你偶爾睡個懶覺。

我很快就睡了，一覺醒來，鳥雀啾啾聲不絕於耳，凝着露珠的山中清晨，竹榻之上全是難得的清夢，這樣的清夢和嘩然的山泉一樣，亦是解暑的。



▲西安近郊的翠峰山一景。

資料圖片

## 柏林的越南文化



柏林漫言  
余逾

說到我為什麼會關注到越南文化，便不得不說我愛極了的越南河粉。以前在巴黎的時候便特別喜歡去十三區吃那家久負盛名的Pho 14，它被稱為全世界最好吃的越南河粉。這樣不奇怪，越南曾經是法國的殖民地，大量的越南移民在法國數年來扎根生活，也把越南美食帶到了法國。

搬到柏林，我真的小小地擔心過是不是吃不到那麼正宗的越南河粉了。然而，我才大錯特錯了，這裏不僅有越南河粉，還有各種各樣的越南小吃，甚至還有一個號稱「小河內」的巨大越南市場。

翻閱了一下歷史，才恍然大悟，理解了德國越南移民的由來。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陸續有越南移民往歐洲遷徙。而越南戰爭以後，當時的西德更是主動承擔了收納越南難民的重擔。越南難民來到德國，不光是有了最基本的生活所需，當時的政府更為他們提供了免費的德語課、歷史課和文化融入課程，為的都是讓他們能融入德國社會，開始新的生活。與此同時，當時的德國民眾，最大程度地接納他們，與

他們簽下長期的勞工合同。

所以在德國生活的越南移民大都較快進入工作生活狀態，此後越南移民二代也更是完全融入了德國社會。於是，柏林到處可見越南餐館和越南超市，更不用說超級受當地人喜愛的越南「東宣市場」。約在東宣市場「嗦」個粉，打包一些越式點心，再買點新鮮的蔬菜水果海鮮，是柏林人幾乎每一兩個月都會安排的「項目」。

如果說越南移民開餐館開超市籠絡了柏林人的胃，事實上還不止如此，越南移民開的鮮花店更是攬獲了柏林人的心。柏林為數不多的周日或者假期也開放的鮮花店一定是勤勞的越南人開的。他們的鮮花大都比其他花店更新鮮更便宜，而他們的店面也都在火車站、地鐵站這種人流量大位置絕佳的地方，他們的營業時間也遠遠長於普通花店，所以深受當地人的喜愛。

對於越南花店，我對他們的偏愛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在這裏我可以買到只在東方比較流行的花和植物，比如說冬天的梅花，春天的桃花，以及一年四季長青的「發財竹」。而大部分的越南店主都有華人血統甚至還會說中文，所以見面也額外親切，每次總會多送一枝花給我。逢年過節，還能在花店買到燈籠、對聯什麼的。

更神奇的是，有一次在一家越南花店裏還看到了一系列的佛教用的蠟燭、熏香之類的東西，店主熱情地跟我聊起他們家裏的佛教機緣，所以自用加銷售便運來了這些有意思的玩意兒。比如說，有水泵的風水水景擺設，鎮宅的石獅子，還有些我都叫不上名字的銅錢串、首飾之類的東西。

勤勞的越南移民，既融入了德國文化，也帶來了他們的文化。他們是豐富又包容的柏林文化裏，一條獨特的風景線。



▲特色越南菜。 作者攝圖

## 近水樓台先得「香」



如是我見  
劉世河

兩年前，當我剛搬進這套房子裏來住時，幾個好友都頗有微詞，且意見高度一致，異口同聲地說：「樓下這麼鬧騰，你這不是自找不肅靜嗎？」

何出此言？皆因樓下緊挨着的一條小吃街，也是這個城市中有名的一個夜市。城市中接地氣的地方有兩處，一是菜市場，另一個便是夜市。這兩個地方有一共同點，那就是人聲鼎沸。而正是因為這種喧嚷嘈雜，不管城市大小，亦無關一線二線，鋼筋水泥的高樓林立中便也就有了幾分生活的煙火氣。

我樓下的這條小吃街，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有了，不過早些年都是以地攤為主，有點雜亂無章，衛生也差強人意。真正規範起來是最近幾年，兩側都換成了統一樣式的鐵皮屋，並將各種風味小吃劃分了各自的區域。自此，小吃街雖更加熱鬧繁華，卻秩序井然。

下各種食材及調料，真正的鼎沸要在夜幕降臨之後，而且夜色越深，沸騰的越厲害。等五彩繽紛的食材都相繼下到滾開的鍋裏，各種美味便混合在一起，擰着滾兒地往上升騰，隨後在夜市的上空氤氳瀰漫開來。

我住的是四樓，不高不矮，一開窗，那香味正好飄飄悠悠地瀰漫進來，又不至於太濃烈，嗅一下，實在是美。

面對同一條小吃街，好友想到的是鬧騰，我看到的是煙火氣；同樣一個夜市，好友首先想到的是噪音干擾，我感受到的卻是人情味的盡情綻放。透過陽台玻璃，整個小吃街盡收眼底，熙熙攘攘的食客們各自尋到自己的美味，有一手拿着邊邊吃的，也有三五好友圍坐在攤前幾張簡易小桌旁盡情朵頤的。這裏幾乎匯集着全國各地的特色小吃，且口味地道，物美價廉。花小錢買大痛快，原本就是平民百姓鍾情於小吃的絕佳理由，況且吃小吃不必正襟危坐，更無需禮節約束，那種「人生在世三萬天，有酒有肉小神仙」的恣意與酣暢，每每看到都讓我感慨萬千。而這些活色生香的畫面，於我的寫作而言非但不是干擾，反倒是滋生靈感的源泉。

然而，幾個好友的「眾口一詞」，亦

純屬好意，我自然心領，但不能認同，又不便理論，只好在心裏偷着樂：這哪是什麼自找不肅靜，分明是近水樓台先得「香」。

而更好的是，此「香」還實篤篤地激起了我對萬千美食的心馳神往。舉凡美食皆講究色、香、味俱佳。色，雖排在首位，但充其量不過是勾起了食慾的萌動，真正誘發食慾大開的還是屈居第二的這個「香」字。色只是入眼，而香則可由鼻入心入脾。實際上有些美食，聞其香所帶來的感官享受遠勝過食其物，比如麻辣小龍蝦、長沙臭豆腐、還有剛出鍋的羊肉大包、正在炭火上「滋滋」烤着的肉串等等，皆屬此列。

每每寫字乏了，抑或飢腸咕咕時，我便移步陽台，推開窗子享受一把這免費的香味。古人有「望梅止渴」的典故，於我則是「聞香解饑」。隨即再關上窗子，便轉頭繼續沉醉在字裏行間了。夜市樓下火，關窗書頁香。一扇窗子，既是屏障又是橋樑，將市井煙火與雅室書香時而隔開，時而又悄悄地融合，而我就像一條魚兒每日不停地穿梭游弋其間，不亦樂乎。借用一同事最近造訪我家時說的話：「老兄，你這簡直就是在煙火之上幽居呀！」我欣然笑納，且深以為然。